

相忘于江湖

四十年文学创作历程
完整呈现

每一条道路都引领流浪者回家。

高建群

著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相忘于江湖

高建群 著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相忘于江湖 / 高建群著. —北京：北京时代华文书局，2017. 6

ISBN 978-7-5699-1558-7

I. ①相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86253 号

相忘于江湖

XIANGWANG YU JIANGHU

著 者 | 高建群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选题策划 | 领读文化

责任编辑 | 孟繁强

装帧设计 | 私书坊_刘俊

责任印制 | 刘 银

出版发行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：100011 电话：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北京金特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 | 9.25 字 数 | 170 千字

版 次 |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|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1558-7

定 价 | 45.0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自序

这江叫汉江。蓝汪汪的一股大水，如脂如膏，似梦似幻，仪态万方地东南走向而流。这江水的一部分，将会流到北京、天津、石家庄的寻常人家的锅里，供他们烧灶做饭。我乘着船，顺江而下，这时节正是清明刚过，“临洮易马，汉中换茶”的时节，两面的山上布满了一层层的茶园。我们要去的那地方叫后柳古镇。

这湖叫“两忘湖”，或者叫“物我两忘湖”。是的，此一刻，宛如人们常说的活埋疗法一样，世界将我遗忘了，我也把世界遗忘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湖是一座人工湖，是我为它取的名字。

汉江行到此处，接纳了一条从秦岭深处流来的河，叫中坝河。河与江的交汇处，便形成了这个小镇——后柳古镇。一位朋友，将这后柳古镇要打造成一个小镇，在中坝河流经处，造了七十二家民间作坊，将这汉江流域地面的各种古老民间传统生活方式，搬进来组成一个街道。假如一个现代人不慎走进去，那就仿佛误入时空隧道，一脚踏入从前一样。

朋友在这中坝河的上游，后柳小镇的不远处，选一面山坡，为我盖了五间民房，挂个牌子，叫“高看一眼石泉工作室”。这五间房在一座葱葱郁郁的大山山根下，有几棵大的冷杉树，将民房半遮半掩，下面靠近平地，有个过去年代的小庙，小庙下面就是那座正在挖掘的人工湖，我的“两忘湖”了。

那座几平方米大小的小庙，过去大约是财神庙，或者土地庙、山神庙。我说，竖一个鬼谷子老先生的牌位在这里吧，将他改建成鬼谷子庙。而东边那座莽莽苍苍，半入江风半入云的突兀山头，我们将它叫成东成山，西边那座被群山簇拥，同样高可摩天的突兀山头，我们叫它西就山。

哈，早晨睡到自然醒，起身披一件大衫子来到五间房前，伸一伸懒腰，向东搭一眼望东成山，向西搭一眼望西就山，即就是再平庸的人，再卑微的人，刹那间也会有一种成就感的，觉得自己真成了个人物了。

这有成就感的人叫鬼谷子。鬼谷子是个闪现于中国历史碑载文化中的神神秘秘、奇奇异异的糟老头子，春秋人物，九流十派之一纵横说的创建者。石泉人说，他当年的隐居之处，就是这汉水之滨，秦巴山深处的鬼谷岭，而他本人，亦极可能就是这石泉地方的人。鬼谷子隐居在这儿，自己深藏不露，只做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像一个现代版的高级操盘手一样，不时地打发他的学生，走下山去，将世界搅得地覆天翻，而且他那儿都是成双成对地派出，看他们斗法，以世界为棋盘，而自己呢，袖着双手，作壁上

观，做出一副无辜的、事不关己的样子。

鬼谷子的学生苏秦、张仪，两人怀揣先生的纵横捭阖之术，一个去秦国，凭三寸不烂之舌，说得秦王连横，一个又去游说六国，说动六国国君合纵，从而将那个时期的赤县神州，搅动得地覆天翻。鬼谷子更遣学生孙臆、庞涓，手执六韬三略兵家之术，一个助齐国，一个助魏国，演绎了一场令后世津津乐道的孙庞斗智历史大剧。

我的这次江湖行程中，恰逢石泉县鬼谷子研究会，正举办纪念鬼谷子先生诞辰两千四百零六年典礼，一群当地的文化人，还有来自北京、台北的鬼谷子研究者们，聚集一堂，纪念这位闪烁在中华文明板块深处的圣人、贤人、奇人。我向着鬼谷子的牌位三鞠躬后说：立一块牌位在这里吧，让他佑护这一方山水，佑护这一方百姓，佑护中华民族种族不灭香火永续。

会议期间，有研究者的学术报告中说到，鬼谷岭的鬼谷子的庙宇遗址上，搜出石碑石柱上的八个残缺大字。那八个大字是“星宿罗胸，山河寓目”，天上满天星宿，罗织于我的胸间，眼前无限山河，愉悦我的眼目，如此吞天吐地般的胸怀气魄，叫人咂舌。那八个字，是当年鬼谷子先生的自况呢，还是后世人们在这里设庙祭祀，为彰显鬼谷子所撰文呢？不得而知。

我想吧，等我的五间房下面那个“两忘湖”掘成，灌满水，搭个小桥之后，就将那八个大字，刻在桥头这个鬼谷子祠的门框上吧！

《相忘于江湖》书名来自于庄子。这个庄子，大约是鬼谷子同时代的人。什么叫“江”，什么叫“湖”呢？我相信由于上面拉拉杂杂的那许多话，读者已经大致了解我说的江、我说的湖的意思了。是的，就叙述者而言，那一汪大水的汉江，那物我两忘的小湖，那高不可攀、深不可测的迷茫远处，正是作者心之向之、神之往之的江湖啊！

“江湖”这个字眼，在中华文明板块中，几千年来，一直闪闪烁烁，它出现在史籍中和人们的日常语汇中。它到底是什么，实际上很难说清，因了这些年武侠小说对这个词汇的诸多诗意渲染，它更是被蒙上了一层飘渺的、云里雾里的感觉，“路遇侠客须呈剑，不是才人莫谢诗”（南怀瑾诗句）的感觉。

也许与“江湖”相对应的词汇叫作“庙堂”。北宋的范仲淹说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。这句话大约是说，一个文化人，当他身居朝中，侍奉人主左右的时候，他为天下黎民百姓的生计而忧虑，而当命运将他打发到天边，远离中心的时候，他仍为朝庭分忧解愁，不敢令自己懈怠片刻。

范仲淹对江湖的说法算一种说法，不过，它似乎还应当更朦胧一些，更深厚一些，更独立化一些。其实，中国古代的文化人，几千年来，一直就在庙堂与江湖两个极点上来回跳跃，充满纠结，而这种跳跃和纠结的根源，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孔老夫子为文化人带来的。

“学好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”，这是孔老夫子对他之后的文化

人的一种指向和企盼。每一个文化人，当他进入私塾开蒙的第一天起，就抱有这样的志向，文化人将笔头子练好，武人将武艺练好，然后像一件商品一样等待帝王家来召唤、挑选。如果有幸登堂入室，那么他应当一直走下去，封王封侯，鞠躬尽瘁。如果帝王家不赏识他，或者中途抛弃了他，那么好了，他终于解脱了，那么就将自己一个金贵的身子，遁迹于江湖，忘情于山水，大隐大藏起来吧。

这是东方文化几千年来的一个士大夫传统。西方文化中没有这个概念。西方古典哲学从孔老夫子死去十年后出生的苏格拉底开始，他们是一种独立文化人传统。苏格拉底是殉道者第一人，在他之后长达两千四百年的时间里，有一个长长的殉道者名单。

所以中华传统文化与欧美文化传统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。所以在中国人的文化叙述中，从未有独立文化人这个概念，而那些孑然一身，以物我两忘为标榜的大藏大隐，其内心深处，一直等待着终南捷径上的信使抵达。

一位年轻的编辑，自北京而来，提出要为我出一本书，市场化运作。这样，我请他坐到我的电脑前，将我这几年来的涂鸦文字一一搜出。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六十岁以后写的。人到了这个年龄段，自感到来日不多了，所以当说则说，当骂则骂，少了许多的顾忌，往日一些犀利的思想，此刻也不再掩饰，而是口无遮拦、一吐为快。

书名最初想的就是《相忘于江湖》，这是庄子的话。庄子前

面还有那么几句：“泉涸，鱼相与处于陆，相响以湿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”庄子真是一个一生都有故事的人，我特别喜欢他。有个《庄子梦蝶》的故事，是说庄生午睡中，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。醒来后，人还没离床榻，却发现头顶上有一只蝴蝶在翩翩起舞。庄子自言自语道，那只飞翔的蝴蝶是庄子变的呢，还是躺在床第之间的庄子是蝴蝶变的？笔者总觉得，以庄子后来的那些荒诞的行径、怪异的思想来看，真的庄子早已变成了蝴蝶飞得不见踪影了，而混迹于尘世间的那个庄子，其实是那只蝴蝶呀！

后来我还想将这书名叫成《左脚在庙堂，右脚在江湖》。之所以选这个书名，是觉得其实笔者自己，一生中也一直在这两端左右盘桓不定。或者用现代人的话说吧，一只脚在体制里，一只脚在体制外。后来编者讨论了以后，怕这个书名有歧义，所以放弃。

编者还曾经想到过个书名，叫作《每一条道路都引领流浪者回家》。这个书名也好极，它是说老高在垂暮之年即将到来之前，以文学的形式，为自己寻找一条通往故乡的道路，通往老家的那一片紫色苜蓿花盛开的乡村公墓的道路。

书名只能有一个，因此这个好书名也只好放弃。最好的书名是什么样的呢？当人们问美国小说家《玫瑰之名》的作者，为什么给他的书取这么个名字呢？他说，不要给书名以太多的负荷，书名的全部的唯一的目的，其实只为一件事，那就是为了引起读

者阅读这本书的兴趣。

记得十九年前，第八届全国书市在西安举办，一群书商来我的寒舍。说起书名，一位书商对我说，将二百本书平摊在书摊上，那第一个跳出来的书名，就是最好的书名。

以上是我为《相忘于江湖》做的序言。拉拉杂杂地说了许多。戏迷们爱说一句话，叫作（开场）锣鼓长了没好戏，那么我就歇口吧。

末了我想说的是，我感恩于文学。文学令我放大。文学令这个卑微的人，无足轻重的人，总是远离尘嚣、害羞地躲在一个角落里的人，在他生活的年代里，向世界发出聒噪之声，并且在他死后，这聒噪之声大约还会在空中回旋上好一阵子吧！

2017年5月1日 西安

目 录

辑一 我把整个的自己慷慨地献给了文学

- 白房子，一个冬天的童话 / 002
- 老兵没有死亡，只有凋零 / 010
- 对马背民族的一种遥祭 / 027
- 矗立高原文化的纪念碑 / 036
- 事情但凡做到八分，就叫圆满 / 040
- 一个童养媳将我生在土炕上 / 044
- 我在二百眼泉子里汲水 / 050
- 每一条道路都引领流浪者回家
——《大平原》台湾版前言 / 059
- 化大千世界为掌中玩物 / 067
- 听我新翻杨柳枝 / 070

辑二 相忘于江湖

- 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地球上行走
——说不尽的路遥，谜一样的路遥 / 076
- 大漠落日自辉煌
——悼念张贤亮 / 086

悼念陈忠实 / 093

永远的柴达木，永远的李若冰 / 104

世界上最凄凉的坟墓

——祭祀吴宓先生 / 108

大山之子蔡嘉励 / 111

大河的流水一点不喧哗

——画家王有政先生印象记 / 117

辑三 铁马冰河入梦来

老兵孟群立 / 128

我杀死了三头野猪 / 135

兵团十三连 / 141

阿尔泰山的成吉思汗之鹰 / 143

荒原童话 / 145

李向红的可可西里拥抱 / 148

锡伯渡 / 156

辑四 大漠孤烟落日圆

向草原致敬 / 166

西域文明与中国文化

——凤凰卫视《世纪大讲堂》讲稿 / 183

多瑙河畔的最后一个匈奴 / 198

六道轮回图与成吉思汗秘葬之地 / 203

辑五 我的文字有我的血在流淌

我很中国，我很陕西 / 220

感谢生活，它慷慨地给予了我这么多 / 223

一个艺术家要有担当 / 227

余生只做三件事 / 230

我的 623 颗结石 / 233

卖驴人和草标 / 234

罗布泊法则 / 235

空果壳 / 237

夜总会和台球 / 238

帽子帽子 / 239

一个人一生需要多少钱 / 240

采访 我把每一件作品都当作写给人类的遗嘱

/ 辑一 我把整个的自己慷慨地献给了文学 //

白房子，一个冬天的童话

1975年的冬天，是一个多雪的冬天。从十月份开始，阿勒泰草原一个礼拜吼一场大雪。雪将戈壁滩严严实实地封住，积雪最深的地方深达两米。巡逻时，一不小心，连人带马就栽到雪坑里去了。位于中苏边界那被牧人称为白房子，军用地图上称作额尔齐斯河北湾边防站的地方，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。

一个放晴的中午，前面有兵团“斯大林一百号”推土机开道，边防站来了一辆吉普军车。车上走下来一位老军人。老军人个头不高，大约有一米六二左右，但是很雄壮，或者用陕西话说很“魁”。他两手总插在外衣口袋里，走起路来迈着标准军人方步。胸膛前挺，一步迈出七十五公分。他和我见过的别的老军人不同的地方是，上衣的上口袋别着两支笔，一支钢笔，一支圆珠笔。老军人叫那狄，时任新疆军区北疆军区政治部主任。

他是老延安，大约是一九四六年到延安的，是满族人。大约做过总政文化部电影局局长。后来因受罗瑞卿案牵连调到新疆。这次他是到边防一线搞调研。那主任在边防站住下以后，原来的

日程是两三天后就走，想不到，天空又飘起了鹅毛大雪，因此那主任一行只好住下来，一住就是十五天。我从事文学，或者说，我将自己的一生，与这件被称为“文学”可诅咒的莫名其妙事情捆绑在一起，是因为那主任的这一次行程，或者说因为导致那主任滞留白房子的这一场大雪。

我是1972年12月14日在家乡临潼县何寨公社东高村穿上军装的。16号到西安火车站集中，一群三百多名关中平原上的农家子弟，被装在一列刚拉过马匹的铁闷子火车上，冒着珍宝岛和铁列克提的硝烟，开往中苏中蒙边界。这批陕西兵在乌鲁木齐改乘汽车时，被分为两拨，一拨前往中蒙边界，一拨前往中苏边界。我去的是中苏边界。那路途上所受的折磨，现在想起来还叫人害怕。我途中感冒了，使劲地呕吐，肠肠肚肚好像要吐出来了。一排三十六个人，都坐在一辆卡车上，坐成四排，屁股底下坐着背包。大家面对面坐着，穿着臃肿的皮大衣，脚下毡筒，膝盖与膝盖，严严实实地交错叠在一起。这时我要吐了，眼看就要喷到对面人的脸上去。这时我急中生智，从手上脱了皮手套下来，将它吐在手套里。秽物吐到手套里后，很快结成冰疙瘩。一天坐车下来，到了兵站，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将手套放到火墙上去消冰。冰疙瘩消了，再将秽物倒出来，这手套明天还要继续往里吐。记得路过奎屯，在乌尔禾，在克拉玛依，在布尔津，几乎路途的每一个兵站里，我都做过这样的事情。

这样来到中苏边界，在漆黑的大雪飘飘夜晚，顶着界河对面

的照明弹、泄光弹、穿甲弹、信号弹的各种光亮来到白房子。那里大致位置是附近有个喀纳斯湖，大家都知道。那里是我们一连，叫白哈巴边防站，沿着边防线，下来是二连，扎木拉斯边防站，下来就是三连，我的边防站，下来是四连，克孜乌雍克边防站，下来是五连，阿赫吐拜克边防站。

那主任来到边防站时，我已经在这个充满凶险、与世隔绝的边防要塞，当兵快三年了。三年中我写了不少的诗，在纸片上写，在本子上写。大约一种罗曼蒂克的情绪突然钻入我脑子里，促使我写下这些东西。“额尔齐斯河滚滚流向北冰洋，岸边有一座中国边防军的营房”，就是我给边防站办的国庆节墙报上写的诗。那时国内有两家公开刊物，一家是上海的《朝霞》，一家是北京的《解放军文艺》。连队订有《解放军文艺》，只要能找到，我就去看。在这五年中，我只看过一本小说，是前苏联叫《多雪的冬天》的书，是我从开巡逻车的司机的驾驶室里找到的。

《瞭望登记簿》，那上面往往会有“三号口有苏军潜伏哨两名”，“苏松土带一侧有装甲车驶过”等字样。这些填完，再填上“哨兵高建群”。填完《瞭望登记簿》，那枪还在火墙上消着，等到消透，还得一段时间，于是我就着那盏油灯，开始在一个小本上写诗。现在仍记得那天晚上写的那首小诗，诗名叫《给妈妈》。

巡逻队夜驻小小的山岗，
晚霞给他们披一身橘黄。
远方的妈妈，如果你想念儿子，